

第六十回 功垂千古

話說大唐女皇武則天，一心要把惠能請到皇宮當國師，被惠能拒絕了。武則天立時大怒：「好個不識抬舉的和尚，竟敢拒詔不來，朕要拿他入京問罪。」武則天說完，突然仰天大笑。

武則天突然間笑聲出
轉怒為喜把吳存穎呼
叫一聲吳愛卿別怕辛苦
你代朕曹溪再走一途
替朕再去把大師回覆
感謝大師為我指迷途
他不來即來朕已領悟
無法即法玄機已透出
大師他不愧為禪宗六祖
真乃是有道高僧令朕敬服

武則天常得神秀德業的感召，也有些人生智慧，言說之下突然省悟其中真義，不由轉怒為喜：「吳愛卿，你代朕速去曹溪謝過禪師，就說他不來即來，無法即法，朕受教了。」武則天說完，提起御筆親自書寫一道聖旨，「師以道契無為，德光先聖，入大乘之頓教，表無相之真宗，既而名振十方，聲譽四海，萬機無惱，八識俱安，功超解脫之門，心證菩提之序。朕以身居極位，事繼繁煎，空披頂戴之誠，佇想醍醐之味，恨不能趨陪下位，側奉聆音，傾求出離之源，高步妙峰之頂，師以弘揚之內，大濟群生，橫舟楫於苦海之中，究沉溺於愛河之岸。今遣中書舍人吳存穎，專持水晶鉢盂一

副，摩衲袈裟一條，花緞襪一雙，白氈兩端，香茶五斛，錢三百貫。前件物微，少伸供養，以表朕之精誠，仍委韶州節加宣慰，安恤僧徒，毋使喧繁寺宇。萬歲通天元年敕。」

武則天能下這樣的聖旨，賜這麼多的東西，實在是不容易。這也是惠能大師德行的感召，這叫「有道人人親，有德處處尊」。這道聖旨現在還在廣東南華寺，也就是當年的曹溪寶林寺裡保存著。武則天常得神秀的指點，現在又得惠能大師的開示，後來也修持得不錯，有些智慧。佛經前面有一首「開經偈」，那就是武則天作的，說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吳存穎當即領旨，攜御賜之物，再度前往曹溪拜謝六祖惠能。神龍元年正月十五，武則天和中宗皇帝又下旨，遣內侍薛簡持詔到曹溪迎請惠能入宮，惠能以老病卻之，沒有應召。薛簡回宮後，將惠能所開示的言語表奏皇上。

中宗皇帝蒙獲法益，龍心大悅。覺得自己能得到惠能的開示，實在是積善有餘，往世種下了不少的善根，今日才有如此福分。他激動之極，寫下聖旨，「我朝中人，蒙大師德化，一心向善者甚眾，這令朕十分的欣慰；國泰民安，風調雨順，疾疫不臨，兵革不興，這一切的福分全賴大師所賜。」同年九月，中宗皇帝又下旨獎諭惠能，並賜惠能新州舊居為國恩寺，以旌其德，以表其功。薛簡持詔迎請惠能這件事《壇經》上有記載，我就不細說了。

其實惠能不奉召入京，除了尊重神秀，想成就神秀的道業外，也是想遠離名聞利養，更好的弘揚禪宗正法。要講真正弘法，要在一個地方如如不動才行，這樣可以方便學生學法，一提到某個法門，人們馬上就想到某個地方。如果你今天到這兒，明天到那兒，沒個固定地方，人家學法都沒法學，縱然他個人成就了，可是權威的學府就沒有了。唐代大詩人王維，為惠能撰寫的碑銘中用了「子牟

之心，敢忘鳳闕，遠公之足，不過虎溪」兩句話，也是兩個典故。形容惠能不奉詔入京的德操，讚美惠能身居佛門不忘朝廷，謹遵五祖的遺訓，弘法南方，不改初衷之美德，不越雷池一步的向道精神。

惠能為不負五祖的重託，大力弘揚禪宗心法，幾十年來一直住曹溪寶林寺如如不動，不但他個人成就了，他的這個道場也成就了。時人都稱他為「曹溪大師」，這是人們對他恭敬之極，才用他住的地名來稱呼他。他這道場，可是最高等的第一權威的學府，他的教學法，也是最高等、最究竟了義的教學法。在他這兒畢業的學生，在禪宗修證上文憑也是全國第一的。惠能在曹溪高樹法幢，大振宗風，德音遠播，聲譽四海，門人雲集，經他指點的悟道超凡者不計其數。光嗣法弟子就有青原行思、南嶽懷讓、永嘉玄覺、荷澤神會、韶州法海等四十三人，這可跟以往的代代一脈單傳大不一樣。他一個人就教出這麼多的繼承人，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禪宗弟子，成就多大，真可謂是桃李滿天下。這些弟子當中有許多人明心見性的故事都非常感人，《壇經》當中有記載，大家自己看一看。

可以說，惠能在曹溪創下了弘傳佛法的奇蹟，為中國禪宗思想的發展、壯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他的這些傳法弟子各自弘化一方，傳播全國各地，後來形成河北臨濟、湖南沩仰、江西曹洞、廣東雲門、南京法眼等五宗，也是最富有特色的「五家禪」，就是所謂的一花五葉。這五宗傳法各有特點，他們的言傳中，都蘊育著無比的智慧和機鋒，為我們留下許多精彩紛呈的禪宗經典故事。

惠能在東山得法的時候，五祖大師就告訴他，衣鉢只傳到他為止，不要往下再傳了，免得為名為利者只注重衣鉢祖位，忽視心法，再造成流血事件。我想，惠能當時要是有神秀大師那樣的地位，五祖就只能傳他心法，不會傳他衣鉢了。可惠能是俗人，又沒隨五

祖學法，要是沒有這衣鉢作憑證，他日後就很難取信於人，那就難以弘法度眾生。如今人們的信心已熟，惠能便稟承五祖大師的遺訓，不再往下傳衣鉢，而只傳他的無上法寶《六祖壇經》，用來興隆佛法，普利眾生。從此後，禪學日盛，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間。

自古詩情半個禪，以禪為詩，以詩為禪，無可無不可也，「詩為禪客添花錦，禪是詩家切玉刀」。騷人墨客通過參禪體驗，在他們詩詞中表達禪理和禪趣，禪僧也通過與文人酬唱，述說他們對宇宙人生的理解。像王維、孟浩然、柳宗元、白居易等許多詩人的作品，都表現出受禪薰陶的痕跡。許多詩歌也都抒發一種無欲恬淡、清靜幽閑的感情，也描繪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意境。這種意境只有通過禪的體驗才能加以表現，也只有在人與大自然的水乳交融中才能獲得。由此可見，惠能大師在中國禪宗史與文化史上的貢獻不可忽視，可以說他在中國禪宗史和文化史上，都譜寫了生動的一頁，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績。

法眼宗遠傳於泰國、朝鮮，曹洞、臨濟宗盛行於日本，雲門及臨濟宗更遠播於歐美，可謂法流四海而不息。所以，惠能大師弘揚禪法的發源地，曹溪寶林寺，至今山門上還刻著那幾幅具有特殊意義的對聯。山門外面是「寶林道場承東山法門衣鉢真傳留聖旨；黃梅心印授南方樵子風幡非動洩玄機」、「曹溪淨域法乳源流天下禪風從此播；寶林道場慈雲彌布個中消息自西來」。山門的裡邊是「寶林道場智藥三藏留聖蹟；曹溪勝地惠能六祖闡禪宗」、「中國禪宗經黃梅西洋漸及歐非北美；曹溪法嗣由青原南嶽遍傳韓越東瀛」。

惠能一生自強不息，厚德載物。他二十四歲聞經悟道，三十九歲剃度落髮，說法利生三十七年，七十六歲在他的故居國恩寺靜坐圓寂，這叫菩提無樹，葉落歸根。他把自己的一生，毫不保留的獻

給弘法事業，獻給了芸芸眾生。當時不光社會各界的學法信眾悲痛已極，就連無情的草木，也對大師的離世表示出悲情。惠能不僅以佛法之弘揚淨化人心，裨益社會，更以其特有的智慧，融東西思想於一爐，開創了中國化的禪宗祖師禪，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績。惠能禪宗與傳統意義上的禪宗，以及南北朝各家禪學，有著原則的區別，它是中國人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起來的。因有惠能大師的化世，繼著一花五葉之後，禪宗就在中國大大的發揚光大。他和老子、莊子、孔子、孟子都是同一流的偉人，堪與他們比肩。

為使惠能大師精神不朽，讓人們見賢思齊，所以惠能大師的真身，至今仍在廣東曲江南華寺，也就是當年的曹溪寶林寺的六祖殿上供奉著。歷來有很多國內外的知名人士，去瞻仰、朝拜這位佛門高僧的真身遺容，表達心中無盡的緬懷和敬意。有的為他撰碑銘，也有的為他作像讚，說「如是我聞薪火程，契機米熟篩師旌，三更受鉢無人覺，一偈明心萬世驚，南海有緣承祖道，東山普度始羊城，十方騏驎馳天下，獨耀曹溪懶晉京」。這位禪宗巨將，一代英才，六祖惠能大師，紅塵灑甘露，青史留詩篇，將使後代永遠尊崇與懷念。

急急忙忙苦追求
寒寒暖暖度春秋
朝朝暮暮願依舊
勤勤懇懇志不休
寫寫停停十年久
說說唱唱樂悠悠
曲曲折折路難走
苦苦甜甜在心頭

古德潛光應擁有
前賢高風不能丟
先哲偉業永不朽
著書演唱來傳流

書說至此，思緒如潮，說不完惠能那錚錚的人生路，唱不盡他殷殷的佛子心。只得戰戰兢兢的用四句話來結束此書，「高僧惠能揚禪宗，度眾濟世潤愚蒙；真知灼見令人敬，功垂千古留美名」。

觀眾朋友們，「六祖惠能」一書到此全部播講完了。在此，我非常感謝成就此書錄製的所有同仁。我也很幸運，從農村的鄉間小路，走上了電視大螢幕，播講了這部由我自己撰寫的長篇鼓書。本人自知才疏學淺，對佛法領悟不夠，但是，我衷心的希望觀眾朋友們能從中悟出人生真諦，學習做人的道理，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水準。從生活與實踐出發，多犧牲一點小我，多獻出一片愛心，為建設一個溫暖、和諧、繁榮、昌盛的大家庭，獻出一分光和熱。謝謝大家收看，再見。